

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而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歿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氣，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氣。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

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王，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辯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仗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鼗、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

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噫聖功之本其在此乎或問士人不宜用幘頭帽子以何者爲三加孟希孔曰國朝親王冠禮以網巾爲始加士民所當法也則再加冠笄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可也服用時服又儀節云士再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

希賢儒亦可三加則用儒巾襴衫或圓領袍並絲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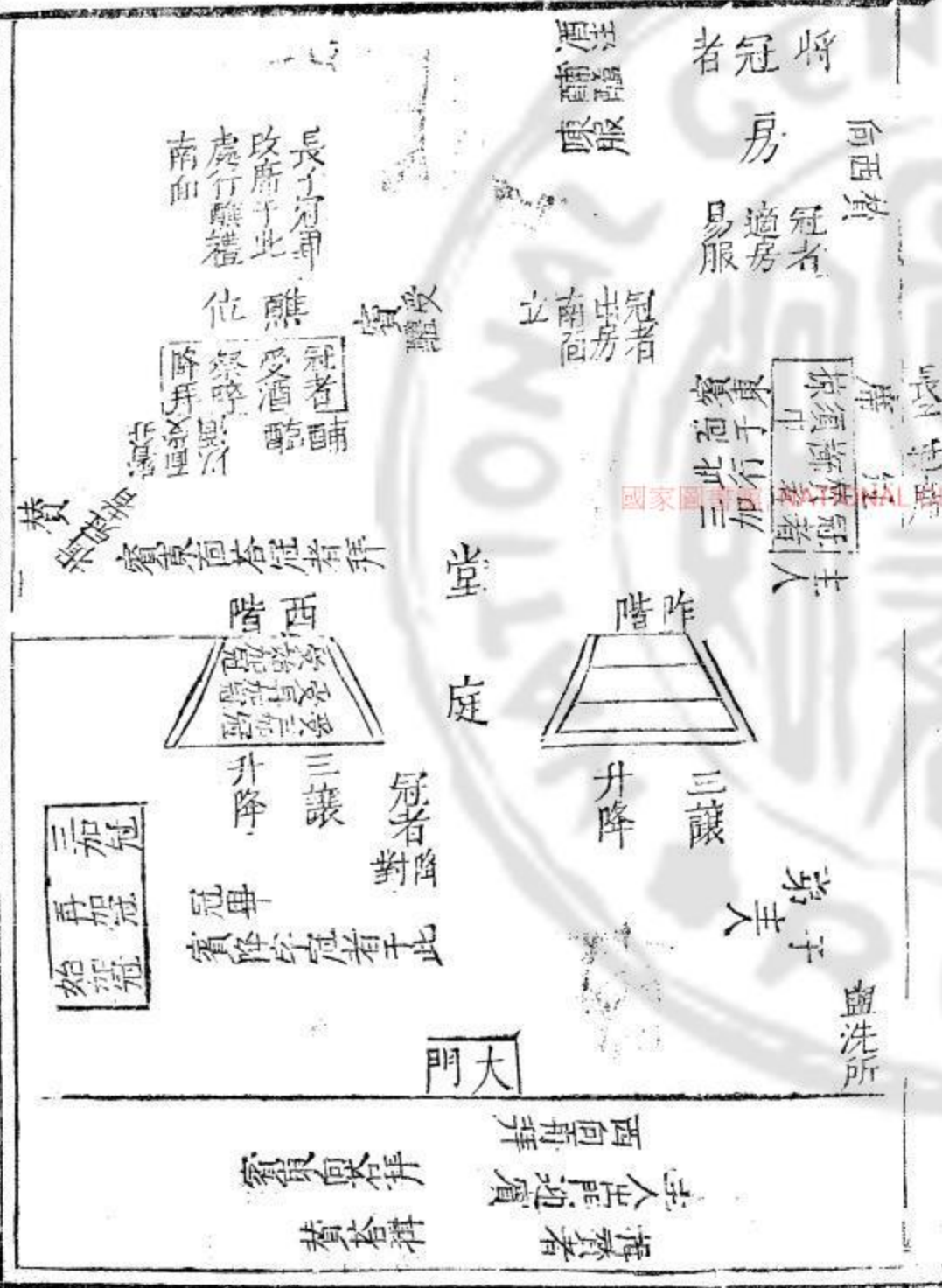
納靴

冠禮

條溝

乘賀謝亦河三味俱用謝中斷逐其圓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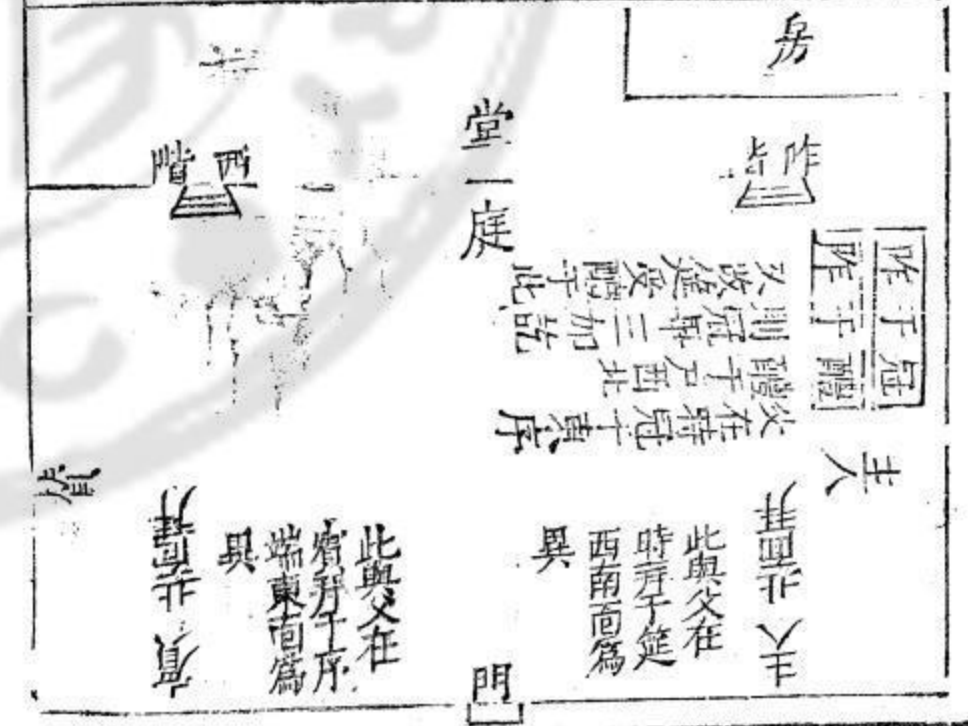
冠禮圖



衆子冠圖



孤子冠圖



大明會典品官子孫爲庶民者親迎服從九品服色
 士昏禮不見于制今擬亦從九品顧九品禮計費
 六十金視前納采等式數且倍之夫男家以此相加
 女家酬荅亦復稱是彼此繁費何益故此條亦爲必
 不從儉者設爾又嘗博採諸家昏禮及今國制止
 有聘婦條而無裝送例則裝送誠俗事不可載於禮
 在父母自厚其女則可爾如執鄙俗以相爭母乃茲
 醜乎 婚禮

品官昏禮式

| | | | | | | | | | | |
|----|-----|----|----|----|----|----------|----|----|----|----|
| 贊禮 | 紅紵絲 | 一品 | 二品 | 三品 | 四品 | 五品 | 六品 | 七品 | 八品 | 九品 |
| 定禮 | 紵絲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綾羅 隨用 | 同 | 同 | 同 | 同 |
| 絹 | 八匹 | 同 | 四匹 | 同 | 二匹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紅羅 | 八匹 | 同 | 四匹 | 不用 | | | | | | |
| 紗 | 一對 | 同 | 同 | 同 | 同 | 不用 | | | | |
| 牝羊 | 二牽 | 同 | 二牽 | 同 | 一牽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豬 | 二隻 | 同 | 一隻 | 同 | 不用 | | | | | |
| 鵝 | 十隻 | 同 | 八隻 | 同 | 四隻 | 同 | 同 | 同 | 一隻 | 同 |
| 酒 | 十瓶 | 同 | 八瓶 | 同 | 四瓶 | 同 | 同 | 同 | 二瓶 | 同 |
| 茶末 | 八袋 | 同 | 四袋 | 同 | 二袋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 | | | | | | | |
|--------|-----|---|----|---|----|----|---|----|-----------|---|
| 果 | 四盤 | 同 | 二盤 | 同 | 一盤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麵 | 一袋 | 同 | 十袋 | 同 | 六袋 | 四袋 | 同 | 同 | 同 | 同 |
| 餅 | 一百箇 | 同 | 六十 | 同 | 四十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開合紵絲 | 一對 | 同 | 表裏 | 同 | 隨用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媒人紵絲 | 隨用 | | | | | | | | | |
| 納徵 | | | | | | | | | | |
| 玄纁束帛紵絲 | | | | | | | | | | |
| 禮服一副 | | | | | | | | | | |
| 山松特髻 | 一頂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不用 | | |
| 霞帔褶子 | 一套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常服一副 | | | | | | | | | | |
| 珠翠漆紗冠 | 一頂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小珠慶 雲冠 | 同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 |
|-----|------|-------|-----|-----|-----|-----|--------------------------|------|------|------|------|
| 大紅羅 | 絲綿 | 絹 | 羅 | 紗 | 綾 | 紵絲 | 鉛粉 <small>銷金袋</small> | 銀胭脂盒 | 金連珠鐲 | 金釧 | 長襖長裙 |
| 一對同 | 一百兩同 | 三十四匹同 | 八匹同 | 八匹同 | 八匹同 | 八匹同 | 十箇同 | 二箇同 | 一雙同 | 一雙同 | 四套同 |
| 同 | 兩六十 | 匹十六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四匹同 | 六箇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不用 | 不用 | 六匹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鍍金銀釧 | 鍍金銀釧 | 二套同 |
| | | 四匹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四箇同 | 錫蠟盒 | 銀鐲同 | 銀釧同 | 同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二匹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一套同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 | | | | | | | | |
|----|------|------|------|------|-----|------|------|-----|-----|------|-----|
| 花紅 | 媒人紵絲 | 開合紵絲 | 餅 | 麵 | 果 | 酒 | 鷺 | 豬 | 羊 | 茶 | 腳紗 |
| 隨用 | 二對同 | 一對同 | 四十箇同 | 四十箇同 | 四盤同 | 六十瓶同 | 十二隻同 | 六隻同 | 八牽同 | 二十袋同 | 一對同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一表 | 一表 | 六十 | 二十 | 同 | 四十 | 十隻 | 四隻 | 四牽 | 十六 | 同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隨用 | 隨用 | 同 | 十二 | 二盤 | 十六 | 八隻 | 二隻 | 三牽 | 十袋 | 不用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十二 | 六隻 | 同 | 同 | 八袋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 | 同 | 同 | 八十 | 十袋 | 一盤 | 十瓶 | 四隻 | 一隻 | 一牽 | 四袋 | |
|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同 | |

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期 五品以下不行此禮

紅紵絲 一對同同同

羊 二牽同 一牽同

酒 十瓶同 八瓶同

親迎

紅紵絲 一對同同同 隨用同同同

嫡孫父卒為祖父
母若曾高祖父母
承重者斬衰三年
祖在為祖母止服
杖期

同高祖兄
三從兄弟
總麻
婦無服
即父同曾 同曾祖兄 同曾祖兄
祖兄弟 弟 弟之子
族伯叔父 再從兄弟 再從姪
總麻 小功 婦無服

男為人改者為本
生親屬服皆降
等惟本生父母降
服不杖期父母報
服同

本宗五

即父同曾 即父伯叔 同祖兄弟 同祖兄弟
祖兄弟 兄弟 弟之子
族伯叔父 堂兄弟 堂姪 堂侄孫
總麻 小功 妻總麻 婦總麻 婦無服

謂曾祖兄弟謂祖親第謂父親弟 不杖期 兄弟之子 兄弟之孫 兄弟曾孫
族曾祖 伯叔祖 伯叔 兄弟 姪期年 姪孫功 曾孫
及妻總麻及妻小功 及妻期年 妻小功 婦大功 婦總麻 婦無服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齊衰 斬衰
不杖期 三年
長子眾 嫡期年 總麻
子期年 眾大功 總麻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已 子 孫 曾孫 玄孫

三父八母服圖

| | | | | | | | |
|---|---|---------------------|----------------------------|------------------------------------|--|----------------------|-------------------------------------|
| 兩無大功以上親 服不杖期 謂變父無子已 身亦無但兒 弟之類 | 同居繼父 兩有大功以上親 服齊衰三月 謂繼父有子孫 已亦有伯叔兄弟 之類 | 先曾與繼父同居 今不同居齊衰三月 | 不同居繼父 自來不曾隨母與 繼父同居無服 | 謂父正室 嫡母 三年 亦曰妾生子稱 父之正妻 | 謂父後妻 繼母 三年 謂所生母以 父令別妾繼育者 慈母 | 謂親母因父死 再嫁他人 嫁母 | 謂父有子之妾 庶母 所生子 嫡子眾子齊衰 杖期 |
| 齊衰杖期 | 從繼母嫁 | 齊衰杖期 | 齊衰三年 | 齊衰三年 | 齊衰杖期 | 齊衰杖期 | |

謂自幼過房與父
養母
斬衰三年
嫁母作齊衰不杖
期此誤也

出嫁女為本宗降服圖

| | | | | | | |
|-----------------------|-----------------------|--------------------|-----------------------|-----------------------|----------------------|---------------------|
| 即太公太婆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 即太公太婆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 即伯公叔公 祖兄弟 總麻 | 即伯伯姆姆 伯叔父母 叔叔姆姆 | 即父之伯叔兄弟 父堂兄弟 總麻 | 即同祖伯叔 堂兄弟 伯叔兄弟 | 即同祖伯叔 堂姪 兄弟之子 |
| 即姑婆 祖姊妹 出嫁無服 | 即公婆 祖父母 期年 | 即伯姑 伯叔父母 功大 | 即伯姑 伯叔父母 功大 | 即伯姑 伯叔父母 功大 | 即伯姑 伯叔父母 功大 | 即伯姑 伯叔父母 功大 |
| 即姑 父姊妹 出嫁無服 | 父母 年 | 父母 年 | 父母 年 | 父母 年 | 父母 年 | 父母 年 |
| 即姑 父姊妹 出嫁無服 | 已身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 即姑 父姊妹 出嫁無服 | 已身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 即姑 父姊妹 出嫁無服 | 已身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兄弟 功大 |

禮曹

母黨妻黨服圖

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

即外公外婆

外祖父母功小
婦人為夫外祖父母 總麻

朱子曰母族三父母兄弟恩止于舅推不之故也

婦人為夫之

舅母之兄弟 少功

舅 總麻

妻已別娶亦同

妻父母 總麻

妻母改嫁猶服

即姨 姨夫無服

從母母之姊妹 小功

婦人為夫從母 總麻

父之姊妹曰姑

姑之子曰外兄

弟通曰表兄弟

姑舅之子 總麻

母之兄弟自舅

舅之子自內兄弟

已身

即而姨兄弟

從母之子 總麻

姊妹之子

甥小 婦同

壻 總麻

甥女 小功

姊妹之女

女之子亦曰甥

外孫 總麻

婦同

鄉校禮揖外孫無服

妾為家長服圖

家長父母

年期

正妻

年期

家長

衰 斬

家長眾子

年期

家長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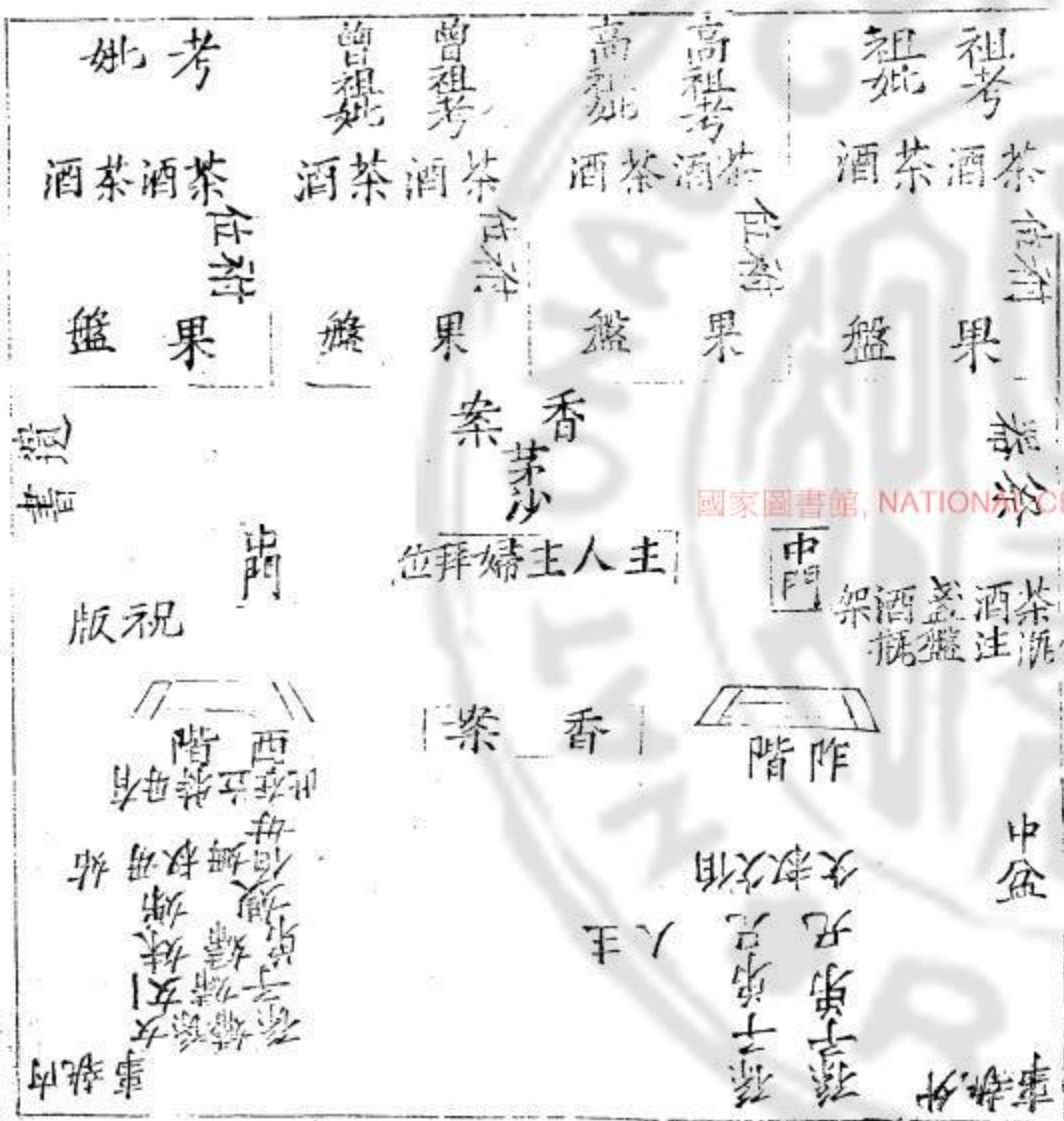
年期

為其子

年期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 祭禮

祠堂陳設叙立之圖



國初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言許唐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稱右今撤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合如時制列龕祠堂板以限隔則無窮婦相近之孀家禮神主自西而東以右爲上朱子謂此亦非古禮本于漢明帝謙不敢自當立廟祔于武廟其賢以爲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刊定大賓以致仕官爲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延訪年高有德爲衆所推服者爲賓其次爲介按禮記不言賓爲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况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高有德之處士明矣 大明集禮凡僕以府州縣佐蓋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刊定僕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遇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爲僕按禮記不言僕爲何人儀禮註云尊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遵與僕通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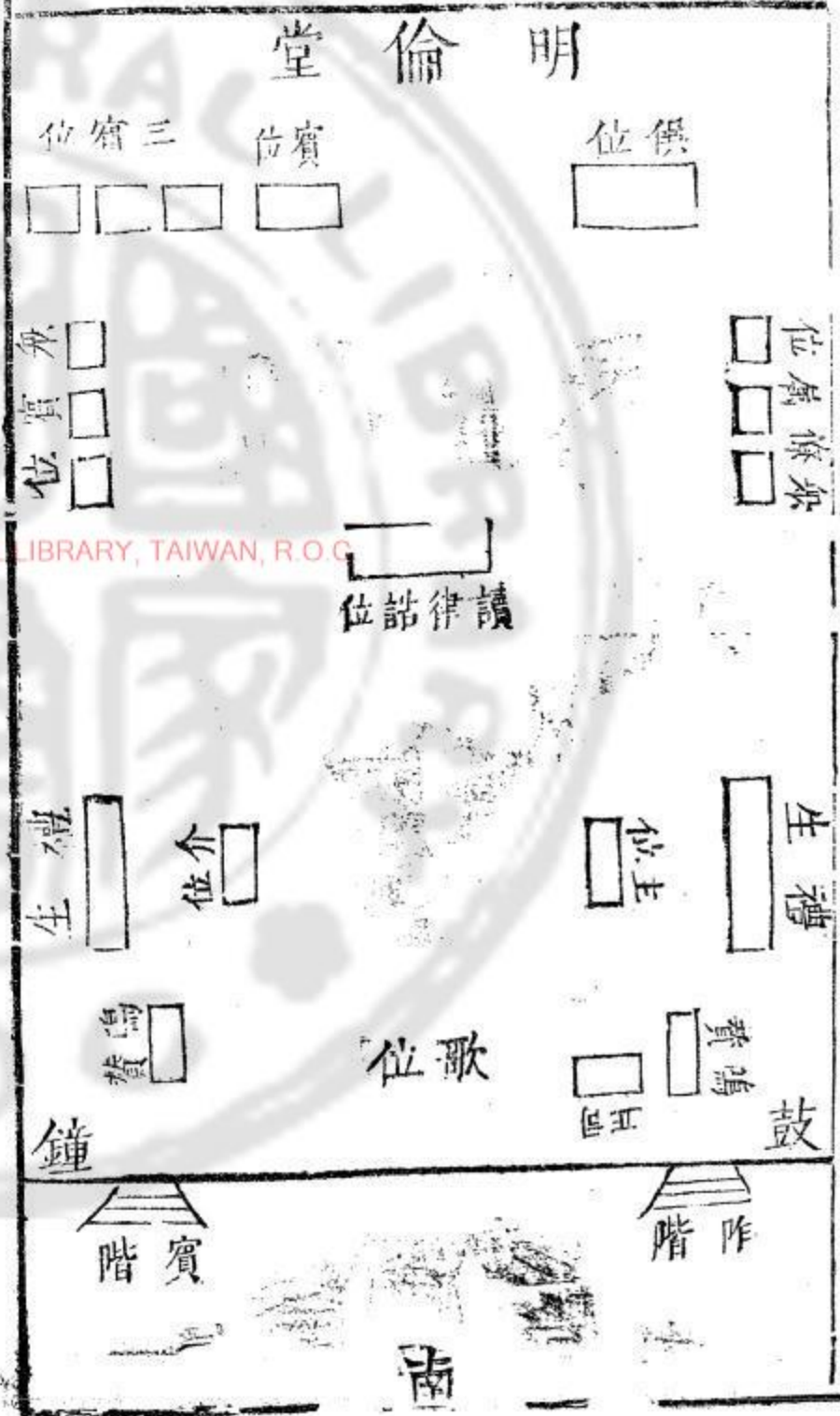
今稱爲賓其非僚屬可知况集禮既有明文而會典頒行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庠門之外以入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僕豈有府州縣正官而率僚屬以迎佐貳者乎其當用本方致仕官不拘年齒明矣 按會典主位于東南禮記云天地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又云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其爲東方西向而偏於南明矣近禮俱向西北隅非是 按會典賓位于西北禮記云天地寒凝之氣始于西南而勝于

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又云賓必向南。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其爲北方南向而偏于西明矣。近禮向東南隅非是。會典僕賓位于東北。禮記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而坐。僕于東北以輔主人。夫介輔賓者也。賓南向而介東向。僕輔主人者也。主人西向則僕南向而偏于東明矣。近禮向西南隅非是。會典介位于西南。禮記云介必東向。介賓主也。則其爲西方東向而偏于南明矣。近禮向東北隅非是。禮記註坐有四方者禮不

主于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僕于其間以見賓賢之義。若設主席東南而向西北。隅賓席西北而向東南隅。則是相對也。又按前知蘇州胡公碑記云古禮之行于今者惟鄉飲耳而不盡合于古。如賓位西北。僕位東北。介位西南。主位東南。取象于天地日月者也。不察者遂各以隅向。嗟乎三賓衆賓。司正俱正向。主賓僕介顧隅向耶。因遂更定立榜于學堂。則正向之禮在蘇郡固已復于嘉靖四年矣。嘉隆以前會典圖式俱正席而萬曆年間更之。蓋亦纂修者誤于所見。反取刊布圖式而易置之也。又會

典社飲禮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向南設主席于堂東
 南向西尤可類推。姚履素定
御飲禮說

鄉飲酒禮圖



沈宗伯龍江子曰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吾夫
 子習禮之處而記稱矍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
 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挽世風稍
 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曰書劄古
 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
 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
 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
 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當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
 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
 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過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

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設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茲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卑幼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于何典。夫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茲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其餘請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簽。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彌愛。或叙濶。並啓知六。

七字。吾鄉嘉靖年間。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設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村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爲賓筵羞者乎。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娼優入人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引誘子弟。俱不宜用。曰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媚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

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榮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永達者徐公名也予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柱稱殿撰則媚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甚親行幾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禮父黨無客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以屬過侈今考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天子行君臣禮畢即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

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
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
來兄西弟東凡兄適弟皆上坐弟前坐凡兄送弟伯
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
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
外之風空改之。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
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
見則稱曰齋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誦此予所
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
不得居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容執綬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
近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
弟亦何誦之有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
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
皆俯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
此而誤驚犯罪誠當死倘蒙恩鳥獸散不就縛乎先
生曰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
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酒飯使各霑醉飽叩頭而
去遲明則捕掾及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
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

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送鞋面。又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侈。今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止白布直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眼。今俗貴時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襪。首帕爲裙。與爲裏。爲褻衣用者矣。當年履絢。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

雙雲以爲畫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織錦爲繫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暖耳當嘉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隆慶間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始一槩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皆相聚駭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即用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

故夫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囊韜髮，縮之以笄，不戴帽，有欲戴帽，可即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亾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亾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奈何效之？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

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侄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闕。君子曰：知禮。今俗男女遠別，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爲然，餘無別矣。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瘃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栗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圍一卓，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

行事器用陶匏一犢謂無物可以肅德也烏可以常
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謂萬靈真宰者則益泛
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
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

無妨

文雅
社約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
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
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
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
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事典文古
可勒不朽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管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代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
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
足援據。又檢武惠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
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迺遷之典。取法崇
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
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
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收
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晉有炎漢高帝
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
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
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
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
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
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唐長孫無忌太
宗皇帝配天議

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
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
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內司服掌王后六
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
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
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
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
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禮元量皇后不
合祭南郊議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
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
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

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
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
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
大赦百官皆進秩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
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
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
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
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
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陳襄
南北

議郊

封禪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

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系靈論天官

洪

封禪所必至矣

聖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鷲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

大典獨私於周公平

高郵議

魯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限於禮乃安之乃首之

宗伯出無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
焚烟徹于上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
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鬴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
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與雅弘詒
可作禮經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
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
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
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
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
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
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甌。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姿。盛潔其糞。除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姒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國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肅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

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

禮記數語
真漢家兵
刑

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咸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

禮官具禮儀奏

漢景帝
文廟樂舞詔

將可不選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

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宣帝議孝
武廟樂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
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
后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
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
皇帝後子。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正禮義。元帝議廟禮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
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
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議罷郡國

廟詔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
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臣請勿復修。韋玄成罷郡國廟議

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
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隣。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旣。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
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
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劉歆毀廟議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
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
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
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
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古今雜并
一疏最簡
明透切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
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
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
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
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
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
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
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六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
奉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厚共皇也

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藉
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探列辟崇建
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
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尚太祖代遠出乎闕穆
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絲漢除秦項

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
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枋罕
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
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于
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
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
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
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

劉承慶
議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
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碁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碁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道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毀官爲弊

以去就爭
大禮明主
可與忠言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特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誥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處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躋親之禮準之舊典有非常式。晉哀帝以及文失度欲參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異以充各使太常

上尊其
疏

亦非難

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宋徽宗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宮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

鄭玄注先
師是非是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
求其節文遞爲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
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
先儒未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謬唐長孫無忌先
代帝王及先聖
議先師

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
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
子其知大道乎宋鄭康
原祭說

籍用

即位不籍千駟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不可不讀

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
者太史順時珉土陽癰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
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人
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
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
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

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
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爨
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
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
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求利於官
則農無功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甸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
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
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
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
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
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明堂月令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

選宰相事

趙克舉春
李舜舉夏
倪陽舉秋
高禹舉冬
漢法也

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歿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獻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

乃分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於園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遐顛頊而郊饗。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旣差。前後乖次。則禮之序莫尚於周。禘饗郊禋。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魯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

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繁禮。虧于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園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類。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儀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旣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閻仁誦明

堂告朔議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旣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第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藝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方慶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

張齊賢議

是仁宗太
平實事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
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
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
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
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勝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
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
祀前之久即罷警嚴仁宗每請神座行禮畢鞠躬却
行須盡禱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今侍臣
編論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
肅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

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
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
略如此

宋范祖禹
明堂議

會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
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甍
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有道之言

小人失心
固其常也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贈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注是土也。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凡不量力
皆是故此
爭甚大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晉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不知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齋。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齋。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

不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有光必有
仇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救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曠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或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旆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太路密須之鼓闕鞏泮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
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
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
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
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
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
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
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
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
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

有居有行
此謂降心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申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于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向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盟，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訊。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燕于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僥。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飶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暴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口人不肯
以滿

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餘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厭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專對

魯襄公使厚成叔吊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所謂天譴
其來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

有所短也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造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今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單聽命令君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社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晉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瑤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致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外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邲鄆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克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顛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

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殺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皆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開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幣賦。踣鼓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邾鄆勝擊齊之左。倚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乎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善其君又
善其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且以○十○天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晉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展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埋之而狐掘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討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辭命

不和妙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焉

晉師從齊師入自兵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彊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

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渙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醢與執燔焉聞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至圖之

魯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盪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召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以大義責

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廡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嘗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魯哀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

處之亦如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鬻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四

八編類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說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劉向奉使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歲與民皆
隱疾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深心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推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其弟墳墓

定才

未

其言有高
厚建瓶之

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

詭與皇帝
賢佞謬語
所謂殊失
禮義也

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驅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鄭能死事
亦能成事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旣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
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

不死必矣

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
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齊師
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
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
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
動○有識○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
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
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
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
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華

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
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救
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
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
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
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
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請
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
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
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

仁贍不須
分何以警
孫

世宗乃釋之

張承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承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
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
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
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
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
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
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
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
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

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旣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西上閣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徽騎軍銅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曷之奉使者。乞旬無慮。使四方。輕切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警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縵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

法史竹生
事于戎狄
故昧心爲

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
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
妄諾。重爲黥虜之所姍笑。彼戎王方驕。吾以繁禮妄
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髮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
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寒。仰自便。甚可怪也。夫
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
臣切羞之。晉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表獨拜。而
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
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
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夫

節之士。直躬狗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
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個
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
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嫚
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
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
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
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安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
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
國之威。奪彊胡之氣。譬脫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孫洙
擇使策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借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貢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夢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邠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直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書風如翠
與好異也

明皇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巳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巳大慙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幾，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頷之，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怍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

生日不受
獻可警官

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

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踣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

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泲，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君不賞，羞殺不下泲，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臙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

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關，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賈誼禮篇

敬

曰：季使舍于箕野，箕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滅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在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魯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魯，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敬慎篇

威儀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飾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呂覽士容篇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蕭蕭兔耳，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管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徐幹

非敬不濟

法象篇

名諱

魯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夫宰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謚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爲身坐擁大眾，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綺盡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

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范弘之衛將
軍謝石謚議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婚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宜。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謚文靈亦
過其實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

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尋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冠

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日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喪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
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
之人作詩自傷曰。錡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
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
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
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
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
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
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
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
以葑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陳忠
大臣

行三年
喪疏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
文行兼茂。不忝前列。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咎年
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
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

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諛，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况其渺瀰，旣廣，薪萃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真

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良知麗，敎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茫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聞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入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

杜賈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唾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儒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與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

必不同

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

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口，君與叔孫其皆歿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曾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乎。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

情語一可
當百

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昔公歿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典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爾將士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

等哉諸生
麗哉范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
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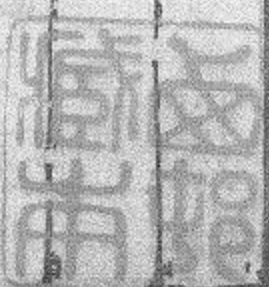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同苞有生莫遂莫達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皆桀之黨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

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

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捷彼殷武奮發荆楚桀冒入其阻

東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無然可

此畔離也援舉也無然歆動也羨慕也誕先登于岸道之極

密人密須氏姓之國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名國徂往也共阮國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遏也徂旅密師之以篤

周祐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也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為上帝懷春念也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讐言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

援鉤梯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得專征伐
遂討譖人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也崇墉言言也執訊連連屬

狀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輕暴也是類祭上帝是禡祭始造軍法者是致

致其至是附使之文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蕩蕩疆盛貌崇墉仡

仡疆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威也四方以無拂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適發語辭駿大有聲也適

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丕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也于豐即崇國地文王丕烝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天陳也于牧

野維予侯維也興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也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

時純熙光也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躋躋

武王之造為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躋躋武貌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淑善也開訊

也如臯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

彼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不揚也不揚肅也不告于訥訟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觶健貌束矢五十為束其搜矢疾聲戎車孔博廣也徒御無斃斃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令也式固

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臣按朱喜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未必有是事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祀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

夷之病鄆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百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置君而去之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闕廡口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也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肉食者鄙
言盡今古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帥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自用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乎

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勦勞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謂動兵不後未爲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也罪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敢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

謂楚蓋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

莊王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上其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兵備類 七

後無辜為
早觀觀此
能不羞媿

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德戢兵二保大三
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為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年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
戎有受服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山憂盡擇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美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渠白賈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

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一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畜蠶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雷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之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巳安能敗我王襄至日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曰武不可覲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覲武無烈匿文不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非遠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也若美

以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許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繼以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屠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事力以比追寇胥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下夫無畏懼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戌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之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之使追捕遇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存
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
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
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
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
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
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
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
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
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敵重困農民。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

薛氏

失其名

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加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速長帥之十連爲鄉
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
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饗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
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
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八與人相疇四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幸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然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
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
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乘
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
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
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
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
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
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
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
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
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
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
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
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而掌於臯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
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
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卽
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卽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有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旣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共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重閱內如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鑽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頒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

百姓耻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

戍卒以緡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仁軌亦極
言募兵之
便

宰相得錢
敗兵法猶
之宋弁帝
平倉本

看天下者
以生人作
死人所忌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曠騎。李林甫為相，又奏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招募。

烏合之眾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戎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神宗改制，聯比其民以為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

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戒之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天下之財近身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戍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徃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徃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

府兵之壞
非一且其
復非一旦
頃必言之
不從以無

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鷲多材力復產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參養之徒，蓋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十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

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疍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行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

與其募諸
遠縣不若
儲諸五郡
此上計也
可與京東
水利並行

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紆
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
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
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
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
謂驪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
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
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
爲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
田池者官給之凡墾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

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
兼蓄驢騾以爲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
健者印烙畢卽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
有疲損者罪其人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
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
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
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
計筭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
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

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
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
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此錢顧
閒民以代之當此卽宋人顧役法但宋人取錢於民今取於官凡顧民役必先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過正月於二月朔日子之凡此五郡每歲合
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
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
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
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
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
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
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旣籍
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旣受有司之役
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
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
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
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
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
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

新編集 卷六十一
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
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常任任

公卿準人有司法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比校

宮中之官府謂官府之次次所以舍舍所以之衆寡

爲之版以待夕擊柝以兩木爲而比之國有故則令

宿其比亦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稟祿敘等才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勲衛蓋亦此意臣竊以爲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識使之番上宿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勲戚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闕陸楮也王在國

則守王宮為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為職即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冑之屬而趨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

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卽周官宮正官伯之職官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如

周人以內宰小臣闈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人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駟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旣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卽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做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官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太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勲德世臣總司禁旅

八編卷之十四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衆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伐之失，萃精銳於京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駟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

以來方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為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遶以為吾屏蔽也既為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萃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閤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憚。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勅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

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卽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臣按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况敢有至和襍被藏盜出真珠定之事哉。

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卽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待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大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胄。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
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
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餽內足以衛王
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
世簽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列軍
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百官表中尉奏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板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
歟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
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
護京城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
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畚上執戟
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
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祓曰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卽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
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
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
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甸其
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
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
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之軍
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
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
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
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
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衣摹

鐵馬孟布槽鍾鏤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
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
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
九斗米一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
行則視其入而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
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
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
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
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
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

并官予其直市之

林駟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
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
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
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
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
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
人爲額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

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

州爲輔

或真定

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

清爲輔坐鎮潯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旣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水田濕鹵也城池邑居園圍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四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唐宋郡國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為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驍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爲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關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似未安就糧州郡亦不

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

占破之令而壯城

元豐於廂軍內差壯城兵

作院各置指揮於

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闕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藩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寢有點差之令韓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

上疏爭之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用保甲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

臣按國家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

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

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聚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旣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遂至簿卷難清揆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

也。爲今之計，乞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遊戍終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卽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旣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

終身仰給縣官矣。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做簽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遷軍就今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

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旣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蔡
苗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
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
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
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
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
旣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
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本兵之柄

帝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亂征曰惟仲康

太康之弟

肇位四海亂侯

亂國之侯

命掌六師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亂侯掌六師以

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臣

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

者至是仲康始命亂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

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

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

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為五軍設左

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

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立書其銜曰掌

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

欺勝也

弱犯寡則青

其前

旁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聲其罪以討之

暴內

內暴其國陵外

外陵諸侯